

卷三十二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王五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籍六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新大。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大夫士。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絕倫。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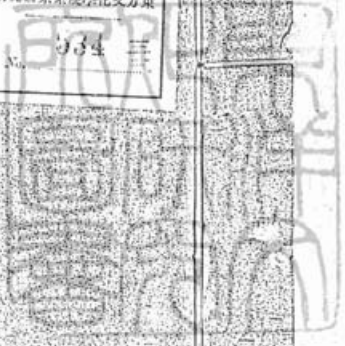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研究新書院學化文方東

53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研究館宮殿院學化文方東
334



資治通鑑綱目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二

起癸丑梁武帝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
盡丁卯梁武帝太清元年魏文帝大統十三年京

魏孝靜帝武定五年凡十五年

中大通五年春正月魏大丞相歡襲秀容殺爾

朱兆北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

馳之一日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

追破之兆縊死山中慕容紹宗降歡厚待之先是兆在

若皆密通啓於歡唯張亮魏罷諸行臺○魏以賀
無之至是歡以亮為參軍
拔勝為荊州刺史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暉將

東晉書卷之三

增置都督部曲各數百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
兵密與相結出其弟勝為荊州刺史欲以敵愾歡不悅
初侍中司空高乾遭父喪解侍中魏主既貳於歡莫乾
為己用嘗與共立盟約乾不之知對曰臣以身許國何
敢有貳及是乾乃謂所親曰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
數遣人往來關中又令賀拔兄弟相近禍難將作必及
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乾因歡受魏禪慶掩
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往洛中門下事一以相委
屢啓請之魏主不許乾知三月阿至羅復附于魏
變將起求為徐州從之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常內屬及中原多事遂叛高歡招
之阿至羅復降凡十萬戶歡與之粟帛議者以為徒費
無益歡不從及經魏徐州刺史高乾伏誅大都督
略河西大收其用

高歡曹奔晉陽

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
詔歡曰乾愚與朕有與今乃反覆

關亦惡之取乾前後啓論時事者封上魏主召乾責之
遂賜死密敕潘紹業殺其弟教曹奔晉陽教曹兄
行奔晉陽夏四月魏青州人耿翔殺其刺史降

梁梁以翔為刺史

胡氏曰弒君天下之大惡耿翔
奔梁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蓋

移魏境相為戮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
又寵以刺史之尊是教民以弒君之利也何以為國乎

五月魏下邳叛降于梁○秋八月魏以賀拔岳

為雍州刺史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高歡
與景執盟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於岳

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
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
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
至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

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統豆陵伊利。各擁部衆。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羗。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巨輪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以岳為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岳遂引兵西屯平涼。彌俄突。伊利及費也頭。皆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歡。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衆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此吟累日。九月。魏大丞相歡分封邑以頒勲義。歡表讓王爵。不許。請分封邑十萬以頒勲義。許之。冬十二月。魏人侵梁雍州。魏刺史盧陵王續。屢為所敗。漢南震駭。城邑多陷。於是州刺史盧陵王續。屢為所敗。漢南震駭。城邑多陷。於是

河北盪為。魏大丞相歡。仗翟嵩如關中。歡患賀丘墟矣。莫陳悅之疆。右丞翟嵩曰。嵩能開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

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春正月。魏見天平元年。是歲魏人為三凡三國。

大丞相歡攻統豆陵伊利。執之。高歡使侯景招統

從。擊之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

手。魏永寧浮圖災。○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

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其軍。魏賀拔岳將討曹泥。

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

既得程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衆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贇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夏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涼。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遂還。泰至平涼。哭岳哀慟。將士悲喜。歡復使侯景。景原。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華原不屈。乃遣之。基還華

言秦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遣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附高歡。不肯應召。泰因毗上表曰。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西人。願戀鄉邑。乞少停緩。徐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即統岳軍。岳之死也。都督李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取岳衆。勝不從而還。爲膠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之曰。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吾已發兵爲賀拔公衆備。指日相見。夏四月朔日食。○魏宇文泰討侯莫陳

悅。誅之。遂定秦隴。魏以泰爲關西大都督。宇文

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還保上邽。召南秦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軍潰。保

死。秦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秦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秦遣劉亮襲之。亮先聖蠶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麾兵斬之。遂指城外蠶。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攻至瓜。鄠。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秦令弼鎮原州。拔也。惡蛇鎮南秦州。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假由。涇東秦岐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質。長史于謹言於秦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換天子以今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秦善之。高歡復遣使甘言厚禮以結秦。秦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秦引軍而東。秦使雍州刺史梁禦入據長安。魏主以秦爲關西大都督。六月。魏大丞相歡舉兵反。洛陽縣公承制封拜。

秋七月。魏主脩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曹

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爲大將軍。尚書令

封隆之言於高歡曰。斛斯椿等必構禍亂。孫騰泄其言。齊白魏主。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邱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儻。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增置勳府庶子。騎官各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發河南兵詣洛陽。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賀拔勝有異志。故假南伐。潛爲之備。王宜近爲形援。歡表曰。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庫狄干等自來。遠津渡。婁昭等討荊州。尉景等討江左。皆勸所部伏聽。處分。魏主知歡覺其變。乃止。歡軍。歡亦表云。臣爲嬖佞所間。一旦受疑。陛下若垂信。赤心。願賜對量。亟令廢出。魏主使源子恭守陽胡。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賈顯智爲濟州刺史。蔡儻不受代。魏主

愈怒乃為救賜歡曰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庸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此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臣之口隆之孫騰逃去不罪王若盡誠何不斬送啓云西去而四道俱進南度洛陽東臨江左聞者寧能不疑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拳而爭死假令還為王殺幽辱蓋粉了無遺恨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與駕魏主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高平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逼梁寇臣愚未見其可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惟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國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條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初擊

欲遷都於鄴魏主不可至是復謀遷都遣騎鎮建興蓋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入鄴魏主又以救翁觀令歸兵罷戍送相州之粟使蔡雋受代邱珍出徐慶不奉詔魏主以廣寧太守任祥兼僕射祥棄官走破河據郡待歡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且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二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魏主以宇文泰為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為名以高歡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人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七月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邱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魏主然之侍郎楊寬曰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魏主教椿停行椿歎曰頃幾感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

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衆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陰約降於歡。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歡引軍度河。斌之與椿爭權。還給魏主云。糧兵已至。魏主即召椿還。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灑西。衆知魏主將西。亡者過半。寶亦逃歸。將軍獨孤信。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明日西奔長安。歡遂入洛陽。遣婁昭。高敖曹。帥勁騎追魏主。不及。魏主換漿。毛絕。唯飲澗水。至稠桑。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始解饑渴。歡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祥。以下數人。推清河王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



使趙貴。察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魏主曰。朕不德。致寇。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遂入長安。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跪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熒惑亦應。魏大丞相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

賀拔勝奔梁。高歡自追迎。魏主至弘農。遂攻潼關。克

至浙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

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不聽。遂還。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乃還。遣侯景等向荊州。勝至。景逆擊之。勝敗奔梁。魏閣內

都督趙剛以東荊州兵赴長安。遇盜敗沒。魏主

洛陽也。密遣閣內都督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入

援。兵未及發。魏主入關。景昭集文武議所從。馮道和請

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父之更無言者。

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

速見殺。景昭感悟。即率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

荊州民揚祖歡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

敗。剛設寶中冬十月。魏大丞相歡立清河世子善見

於洛陽。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魏主曰。陛下

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

宮禁。若返正無日。則社稷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

等及陛下。不負社稷。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

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遂立其世子

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南

走。歡追還之。善見即位。時年十一。魏以宇文泰為大丞相。關斬高

歡守將薛琰還長。梁伐東魏。十一月。東魏遷于

鄴。高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

日。即日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

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元弼為刺史。鎮洛陽。僕射司馬子

如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出粟一百三

十萬石。以賑遷民。十一月。東魏主至鄴。改閏十二月。

魏大丞相泰進毒弒其君脩。魏孝武閨門無禮。從

妹不嫁者三人。平原

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殞。殞於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區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東魏高歡聞之。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過。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之臣不服。紂既降。李同執以高后於永熙。離絕。魏獨孤信克荊州。東魏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人襲之。信奔梁。東魏既取荊州。魏以獨孤信爲刺史。招懷之。蠻酋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東魏刺史辛纂欲討之。郎中李廣曰。淅陽深險。表裏牽轡。今少遣兵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朕不知意。州城難保。聞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而敗。城民召獨孤信。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士民

請我退走。必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辛纂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武川楊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慈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奔梁。

大魏元年。東魏文帝寶炬。天平一年。春正月朔。魏大丞相泰

立南陽王寶炬。魏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濮陽王順垂。謂泰曰。高敖曹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冲切。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魏將軍李虎克靈州。宇文泰遣李虎等擊曹泥。虎等相請降。魏大丞相泰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

定公

魏以秦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魏安定王秦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

立后乙弗氏

后仁怒節儉不東魏大丞相叅事稽妬忌魏主重之

胡新劉彞升

彞升自稱天子居雲陽谷魏之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徽襲擊大破之其下

斬之東魏大丞相叅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

復辭不受○東魏人襲魏華州不克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

馬子如帥都督實秦韓軌等攻潼關魏宇文泰軍于霸上子如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入之刺史王羅未起聞閭

外匈匈有聲祖耽持挺大呼而出魏作新制二十四

逐至東門左右稍集擊破走之條魏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魏

大丞相秦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宇文泰用蘇綽為行臺郎中居歲餘

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

達入白之秦稱善曰薛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

稱綽有王佐之才秦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

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秦悅因

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

夜問以政事計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秦起整衣危坐

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

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密遇日修

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

遵用夏五月魏大丞相秦自加柱國○秋七月

魏東益州叛降于梁○八月東魏作新宮○魏

趙剛以東荆州歸于魏趙剛自靈中往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懸勸令附魏

愍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宇文泰以剛為光祿大夫冬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於梁泰使剛往詣之

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

者舞范魏梁州叛降于梁○東魏封高洋為太子徐云

原公洋殷之子也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望都之梅

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錄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偽攻之凡澄等皆怖撓洋獨勒衆與格

樂免官言情猶擒以獻十二月東魏始賦文武官

祿○魏與柔然和親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高歡以常山王妹為聘陵公主妻

之魏亦與約和親由是不復為寇

大同二年大統二年春正月東魏大丞相蘇襲魏

夏州取之魏靈涼州亦叛附于歡高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不火

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燒彌突因而用之留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

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發阿至羅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

及豐技其遺戶五千以歸二月東魏大丞相蘇遣

其世子澄入鄴輔政東魏以為尚書令京畿大

都督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入鄴輔政用澄為左丞觀任之初事無礙滯中外震肅引崔暹為左丞觀任之初

澄通於歡妾。一婢告之。歡杖澄而幽之。妾妃亦隔絕不
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于淑。欲立之。澄
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偽為不知者。請見。妾妃
告其故。子如曰。她是王結髮婦。常以家財奉王。王在懷
抱。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同走并州。然馬矢自作
靴。恩義何可忘也。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
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鞠之。子如盡反
其辭。乃啓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父子夫婦相敬復如
初。東魏大丞相歡。以陳元康為功曹。高季式薦
元康於高

歡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
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同知
機密。而元康性柔謹。歡甚
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
弘景博學。好養生。任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
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

手教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
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
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
故弘景詩及之。胡氏曰。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之義矣。而當是之時。政事之失。亦豈少
哉。處身則事浮屠。處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脩。對
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曆。駸駸入於亂亡。而不聞
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夏四
月。梁以江子四為右丞。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

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
四所言。尚書時加檢括。遠以啓聞。秋七月。魏賀拔

勝自梁歸于魏。梁主待賀拔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
皆北還。梁主餞之。南苑。勝懷梁主恩。自是見鳥獸南向

者。皆不射之。至襄城。東魏高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

等自山路逃歸。宇文泰引柔為。九月。東魏行臺侯景
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冬十二月。東魏及梁

平。○魏大饑。人相食。死
者什七八。

大同三年。天平四年。春正月。東魏大丞相歡侵魏

魏大丞相泰擊破之。殺其將竇泰。歡別將襲魏

洛州。執其刺史泉企。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

為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歡。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

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宇文泰軍廣

陽。謂諸將曰。賊持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經吾

事。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

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

作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奚武

亦以為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

深。深曰。竇泰擊之。驕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

擊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

泰。則驚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
擒秦則。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粹聞軍至。
度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
而退。教曹自商山轉戰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
泉岳及弟猛略。與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
知之。殺岳及猛略。窋走歸。教曹以為鄉導。而攻之。
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仲遵傷目。城遂陷。企
見。教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教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
企欲入。蓋田關。聞竇泰軍沒。而還。以企及元禮。自隨。企
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

故遂虧臣節。元禮逃還。與仲遵陰結刺客。襲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汚。請治之。歡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享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必待吾不忘之。至是將出兵拒魏。弼請先除內賊。歡問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頸。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注不射。刀舉不擊。稍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況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哉。弼頓首謝。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持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歡。歡號令將士。常鮮卑

高歡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教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教曹射之。歡知而不責。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魏獨孤信自梁歸于魏。梁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秋魏以為驃騎大將軍。宇文泰愛忠之勇。留置帳下。

八月。魏大丞相泰伐東魏。克恒農。遣使喻降河

北城堡。魏宇文深勸宇文泰取恒農。泰伐東魏。以于謹為前鋒。拔恒農。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

歸于魏。梁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秋魏以為驃騎大將軍。宇文泰愛忠之勇。留置帳下。

八月。魏大丞相泰伐東魏。克恒農。遣使喻降河

北城堡。魏宇文深勸宇文泰取恒農。泰伐東魏。以于謹為前鋒。拔恒農。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

歸于魏。梁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秋魏以為驃騎大將軍。宇文泰愛忠之勇。留置帳下。

八月。魏大丞相泰伐東魏。克恒農。遣使喻降河

北城堡。魏宇文深勸宇文泰取恒農。泰伐東魏。以于謹為前鋒。拔恒農。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

丞楊勳請往說之。乃與土豪舉兵收郡。郡守梁脩長

令斬之。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梁脩長

千塔。梁主脩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瓜髮舍利。幸寺設

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

有五色珠璣。附而生焉。名曰舍利子。云是精氣所結也。

是物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生人。梁武

敬信之篤。至幸寺設齋。冀得護持。然不免餓死。佛力果

安在。閏九月。梁以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東

魏大丞相歡侵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戰渭

曲。大敗之。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

將不滿萬人屯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關。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故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

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灑。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
還。歡聞秦至。引兵會之。李弼謂秦曰。彼衆我寡。不可平
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
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
約聞鼓聲而起。賔時東魏兵至。斛律羨舉曰。黑獺舉國
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知緩與相
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
慶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
燒死。誰復信之。彭樂威氣請鬪。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
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秦鳴
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
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
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度河。喪甲士八
萬人。鎧仗十八萬。秦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悉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還軍
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
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
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大丞相秦伐東
高歡曾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魏大丞相秦伐東

魏東魏秦州降秦遂略定汾絳

魏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趣洛陽

李顯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高歡之西伐也蒲坂
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
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
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有衆萬餘會
穀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
至河東祥珍帥六縣十餘萬戶歸之宇文泰以珍爲平
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
其族弟善爲別駕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
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歡守一
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

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宇文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闖。魏取洛陽。豫州頽門俱切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

梁廣陽等州皆降。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共渡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散騎常侍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聞信入洛。乃出見之。頽州長史賀若統舉城降魏。魏都督梁洵入據之。梁州。滎陽。廣州皆降。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攻頽川。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咸以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合攻頽川。城必危矣。今進據頽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頽川。背城為陣。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大敗之。東魏將是云寶殺其揚州刺史。以隆魏都督韋孝

寬攻豫州。拔之。荊州刺史郭鸞攻東荊州。刺史蘇密。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大破之。時東魏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州獲全。東魏濮陽。陽平。盜起。濟州刺史高季式討平之。東魏濮陽民為盜。濟州刺史高季式討擒之。又擊陽平賊。平之。或謂季式曰。盜不侵境。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以此獲罪亦無恨所。

東魏濮陽。陽平。盜起。濟州刺史高季式討平之。東魏濮陽民為盜。濟州刺史高季式討擒之。又擊陽平賊。平之。或謂季式曰。盜不侵境。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以此獲罪亦無恨所。

大同四年。大統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東魏遣行臺侯景治兵虎牢。復取汾。頽。豫。廣四州。○

魏廢其后乙弗氏。立柔然女郁久間氏為后。

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禮。永安以後。不復稱臣。置侍中黃門等官。得魏淳于量。親寵任事。使與文翰。及是。數為邊患。魏宇文泰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為為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又言於魏主。以乙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而送。俾見魏主。固柔然女也。秋七月。梁大赦。以得如來。八月。魏仗南面。我自東向。

東魏遣兵圍魏金墉。魏大丞相泰救之。斬其將

高敖曹。復戰不利。引還。 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

軍繼之。魏主與宇文泰俱東。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為前 **擊至** 之遣 **遼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莫多婁貸文請擊**

之遣 **遼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印山。與泰合戰。** 馬驚逸。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弼以策挑泰

為之 **追者不疑。穆因以馬授泰。與俱逸。魏兵攪擾。擊東**

魏兵 **大破之。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

攻之 **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

與敖曹 **有怨。閉門不受。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

能足。魏又殺東魏將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

者以萬數。然是日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

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和。魏諸軍戰不利。燒營而歸。留

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率精陷陳。被劍。問

絕。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克將

軍。蔡祐下馬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

人圍之。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

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

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

兵稍却。祐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

進。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

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

兵稍却。祐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

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因以王思政為東道行臺，使鎮恒農。魏長

安亂。大丞相泰討平之。魏之東伐也。關中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

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與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

州。民于伏德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

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屢破之。魏主留圍鄠。守

文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

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散騎常侍陸通

諫曰：賊逆謀久定，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若以

輕騎臨之，百姓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

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又

老慈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襲成陽，斬思慶。擒

相會攻青雀。破之。東魏大丞相歡救金墉。魏師走

自晉陽將騎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東魏范

陽人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范陽盧仲禮及從弟

計平之。景裕本儒生，歡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

辭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

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鹿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冬十

二月，魏復取洛陽及廣州。魏是云寶蓂洛陽趙剛

襄廣巴西城。東魏禁擅立寺。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

鎮復為魏。至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至是始盜殺魏廣州刺史

李延孫。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後都督。孝武西

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為廣州刺史。侯

景攻殺之子延孫復收其兵魏之貴臣皆往依之延孫
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之不能
克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韋纘保為東洛州刺史
史助之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是歲延孫為其
長史所殺灑魏取宜陽行臺王思政城玉壁徙
保即據其柵魏鎮之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
疑之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嶺繩遂清王東魏改
思政以王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停年格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
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大統五年大統五年春正月梁以何敬容為尚書

今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
不何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慈無文以綱維為己任
昇文華敏洽曲營世譽善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
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
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雅及褚淵
不魏大丞相泰置行臺學泰於行臺置學令丞郎
往府佐且治公務晚就講
習夏五月東魏立后高氏歡之女也秋九月東魏城
鄴○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十

一月東魏行興光曆校書郎李業興梁分諸州

為五品朱异奏頃來置州猶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準詔



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
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梁主方事征伐。恢復拓境。守北。臨淮
段。東距彭城。西開洋柯。南平俚洞。建置州郡。紛給甚衆。
其下品皆異國降人。有名無地。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
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
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州郡雖多。而戶口日
耗。魏制禮樂。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宇文泰命
是。魏射周惠達。郎中唐瑾。撰益舊章。至
備。

大同六年。大統二年。春二月。柔然侵魏。魏主殺其

故后乙弗氏。魏文后既為尼。居別宮。悼后猶忌之。柔

宇文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周惠達發士馬守

如此驚擾。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亦遇疾。夏

五月朔日食。秋八月。梁司空袁昂卒。昂遺疏

諡曰穆正。冬十一月。吐谷渾遣使如東魏。吐谷

莫訢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其

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

魏於東。大同七年。大統三年。秋七月。魏以宇文測為大都

督行汾州事。魏深之兄也。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

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

大同七年。大統三年。秋七月。魏以宇文測為大都

督行汾州事。魏深之兄也。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

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

邊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文字

秦欲革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濶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

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推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秦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讀之非

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冬十月東魏頒麟趾格官既而又益新制十二條

東魏詔羣臣於麟趾閣議十二月梁交州李賁反定濼制謂之麟趾格行之

遣兵討之富詞藻諳選求官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與賁謀作亂會交州刺史武

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二人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梁主遣諮與高州刺史孫問新東魏大稔魏自喪亂以

州刺史盧子樞將兵擊之

六鎮之民就食齊晉東西分裂連年戰爭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高歡命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

旅備饑饉又於傍海煮鹽軍國粗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為匹至是東方連

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臨淮王孝友言令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

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復有蠶食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吏庶事無闕請

每閭止為二比計族有十一丁賁納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胡氏曰慶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

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廢兵者多不以經意高歡用武至是十年恤農之詔不頒

勸農之政不施但聞准式調輸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戰爭竭為茂草而僧尼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配偶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四三年是食足兵富疆孰禦焉

大同八年與興和四年春正月梁安成妖人作亂三月

月江州司馬王僧辯討平之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遂據郡反

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討斬之僧辯該博辯捷器宇蕭然雖射不穿札

而志氣高遠魏初置六軍○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為

河南大行臺○冬十月東魏大丞相歡圍魏王

璧不克而還高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宇文泰使王思政守玉璧以斷其道歡圍王

璧九日遇大雪士卒卒多死遂解圍去十二月梁盧子略作亂廣州參

軍陳霸先討平之孫恩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心請待至秋武林侯諮趣之無瘴

歸諸誣奏罔及子雄逗留賜死子雄弟子略及杜僧明

周文育等帥眾攻廣州參軍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

擊破之擒僧明文育霸先以二人驍勇過人釋之以為主帥詔以霸先為直閣將軍

九年大同九年春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

仲密以虎牢降魏三月魏大丞相泰帥軍應之

及東魏大丞相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東魏御史中尉

高仲密取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暹用御

史多其親黨高澄奏令改選仲密疑暹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秀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以告仲密仲密益怒尋出為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

奚壽典其軍事仲密執之以虎牢降魏歡以事白崔暹將殺之高澄為之回請歡乃釋之魏宇文泰帥諸軍

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秦退
 軍渥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
 船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
 獲全歡渡河據印山為陳數日秦留韜重夜襲之歡聞
 之正隙以待黎明秦至東魏彭樂以數千騎衝魏軍所
 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秦督將僚佐四十八人皆軍乘
 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樂追秦秦窘謂樂
 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叔
 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
 刃破膽矣歡怒其失秦粹其頭連頓之舉刃將下者
 樂辭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
 意而言復取邪明日復戰秦為中軍與右軍若干慮
 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
 授歡歡走從者七人追兵至都督尉與慶拒戰失書
 瓦東魏降者告秦以歡所在秦募勇敵三千人皆執
 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樂逐之馳數里樂刃盡及樂

殆絕段韶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
 矢天也左軍趙貴亦戰不利東魏兵復振秦與戰又不
 利遂遁入關也渭上歡進至陝秦使開府儀同三司達
 奚武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
 今日若復遲疑後悔何及歡深然之諸將咸以為野無
 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
 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
 若過伏兵奈何元康曰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
 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而歸獨
 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秦初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
 鎮虎牢未至而敗乃以為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
 關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恒
 農引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
 農始有守禦之備秦亦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
 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
 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隆密書與隆之曰仲密

杖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
愚旨既行。埋無遺及。若復收治。示民不信。朕致驚擾。所
虧不細。乃夏四月。清水氏叛魏。魏遣使喻降之。

清水氏酋李鼠仁。乘魏之敗。據險作亂。獨孤信屢擊之。
不克。宇文泰遣典義趙祖洸諭之。諸酋畏或從。或否。其
不從者欲刃祖。祖神色自若。辭氣愈厲。鼠仁東魏復
感悟。遂相率降。泰即以祖為都督。使領之。

取虎牢。宇文泰遣謀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
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高歡
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為之請。免
其從坐。仲密妻魏以侯景為司空。秋八月。東魏

以斛律金為大司馬。冬十一月。東魏築長城。
于肆州。西自馬陵。東至土塹。

大同十年。東魏武定二年。春三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

軍領中書監。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

灼。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
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孫騰見澄不肯盡

敬。澄叱左右牽下。築以刀環。立之門外。歡謂羣公曰。兒
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無不聳懼。庫狄干。澄

姑之婿也。自定州來。謂立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
置腹心於東魏。左右。擢崔季舒為中書侍郎。夏四

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敬容復為太子詹事。

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

官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胡氏曰。何敬容之言是也。然

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脩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儲君心。知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為寇。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五**

月。魏大都督琅邪公賀拔勝卒。宇文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

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頒新制。**

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頒行之。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

百姓便之。**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魏自

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高歡啓以宋遊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

人為御史。侍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暹暹於道前。暹

為赤棒所擊。澄回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成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衆。

與鄴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駁。尚

書遺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

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富狗求吠。今以數

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後歡至鄴。百

官迎於紫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然暹實巧詐。高澄納

魏琅邪公王意。暹必諫。暹入諍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

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為。暹悚然曰。未得暹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崔季舒語人曰。**冬十月。東魏**

崔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括戶均賦。**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以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

大同十一年大統三年春正月東魏作晉陽宮

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三月魏遣使如突

厥長土門始疆大頗侵魏西邊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

喜曰大國使者至夏六月魏作大誥晉氏以來文

吾國其將興矣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

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梁遣兵討

李贲敗之討贲以陳霸先為司馬定州刺史蕭勃會

標於西江詭說留標標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定州偷安

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還撓

不進長寇沮衆乎遂勒兵先發標以久梁復贖刑法

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事一曰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

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摠縣不堪郡之衰削民

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

皆由使命繁數驚困拱手聽其漁獵黠吏因之重為貪

殘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

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

取燕喜相競誇豪積累成丘列者如行而實主之間裁

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

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惟

務吹毛求疵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

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諂慝之心則

下安上謐無微倖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且不

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
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
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夫畜其財者。將以大用之也。養
其民者。將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
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
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梁主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
敕書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不
宜自同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
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使
者漁獵邪。士民歛食過差。若加嚴禁。益增苛擾。若指朝
廷。我無此辜。昔之姓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
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顧借成事。絕
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官。不飲酒。不好音樂。
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昔腰十圍。今裁
二尺。為誰為之。故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鏡鏡
進。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

呼鹿為馬。又可法歟。治署僻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
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
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
罔。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博學
能文。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自大監
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木
綿阜帳。一冠三載。一衾三年。後宮衣不曳地。性不飲酒。
非祭祀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
小坐。盛夏。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
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
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
故琛啓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司馬公曰。梁高祖之
不終也。宜哉。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
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因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
辭。然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
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豈

不哀哉。○梁主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平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梁主年老。又持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魏遣使執其瓜

州刺史鄧彥。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與其婿鄧彥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為刺史。屢徵不至。宇文泰以申微為河西大使。令圖彥。微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入謁。微執之。因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

中大同元年。大統十二年。武定四年。春二月。梁主講佛書於同泰寺。夏四月。同泰浮圖災。復作之。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

四月。解講。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五月。

魏涼瓜州亂。討平之。魏以史寧為涼州刺史。前

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晉昌民呂興殺太守。以應之。宇文泰遣獨孤信。怡峯與史寧討之。寧曉諭吏民。率皆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至是。獨孤信襲擒之。初。張保

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

忌之。整陽為親附。因使人說保曰。今東軍逼涼州。彼勢

孤危。宜急分精銳。以救之。令狐延保。兼資文武。使將兵

以。往。獲。不。濟。矣。保。從。之。整。行。及。玉。門。召。豪。傑。述。保。罪。狀。

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新。呂。興。進。擊。瓜。州。人。素。信。服。整。

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為。刺。史。整。曰。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乃。推。魏。使。者。張。道。義。行。州。事。具。秋。以。狀。關。而。歸。宗。族。鄉。里。三。千。餘。人。入。朝。累。遷。侍。中。秋。

七月梁禁用短錢

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

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為貨。梁自鑄五銖及文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或以八十為百。或以七十為百。或以九十為百。梁主患之。乃下詔禁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

南徐州刺史

梁五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郢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侂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官。出給為南徐州刺史。胡氏曰。武帝從殄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修。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綱若以幹蠱為任。起敬起孝。實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

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東魏遷石經于鄴。魏以韋孝寬為并州刺史。守玉壁。魏徙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可代者。思政舉孝寬。宇文泰從之。湖。衆軍憚之。頌湖口不敢進。陳霸先曰。我師老而無援。入人心腹。若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冬十月。梁以岳陽王劼為雍

州刺史

梁主捨管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龍豆

懷不平。至是管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

州刺史

梁主捨管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龍豆

懷不平。至是管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

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十一月。東魏大丞相

歡侵魏。圍玉壁。不克而還。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

書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鑿

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壘。邀之。每穿至壘。輒擣殺之。寒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

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蘇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黃

樓。孝寬作長鉤。遙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

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延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

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延乃射募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公。孝寬題書箭上。

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准此。東魏若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國去。

軍中詔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東魏見諸責。使斛律金作教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大將軍澄如晉陽。高歡病。使太原公洋魏度支尚

書蘇綽卒。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或出遊。常

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勉分。隨事施行。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書連

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

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

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之。酌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

聲慟哭不覺
危落於手

三年東魏武定五年
大統十年
春正月朔日食
不盡梁以

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
初繹為荊州有微過廬陵王
續代之以狀聞至是續卒繹

破梁主復以繹刺荊州
為之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

歡卒
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
軍嚴肅聽斷明

我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

狄干斛律金並性道直終不負汝
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
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志亮仁厚

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
遂卒東魏大行臺侯

景以河南降魏
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
常輕之嘗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

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
王深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

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
所賜書皆請加微點至是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

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
魏以景為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刺史
潛遣兵襲西兗州刺史

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徵東方諸州
一月魏除宮各為之備高澄遣韓執督諸軍討之

刑者直沒官勿刑
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

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

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

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魏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告之。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異。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厥致粉紘。悔之何及。朱異揣知梁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梁主乃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司州刺史羊穆之。督兗州。桓和。仁州。湛海珍等。將兵二萬。趣懸瓠。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胡氏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想而決者乎。帝既不能自克。朱異又詭以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卒。而侯景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充等數州。

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其能見也。三月。梁主合身於同泰寺。夏四月。東魏

大將軍澄如鄴。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因朝于

不。六月。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

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

梁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遣保額川。東魏復遣韓軌等

兵圍之。景懼。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

救。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

觀其變。未可遣兵。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不若因機進取。即引兵自魯陽向陽翟。宇文泰聞之。遣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潁川。景恐梁主責之。遣使奉啓曰。王旅

未接。死亡交急。求援關中。自故目前。割棄四州。事非得已。其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歸晉朝。事須迎納。願救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互。梁主優詔報之。韓執等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回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鴦仁遣兵至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出屯懸勢。復使乞兵於魏。宇文泰使同執防主。章法保等將兵助之。左丞王悅言於泰曰。彼既能背德於高。豈肯盡節於朝。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歎計夫成。厚撫法保等。法保長史裴寬曰。侯景狡詐。必不入關。欲託款於公。恐不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不爾。即應深為之防。法保然之。遂辭還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分布諸軍。據七州十二鎮。景累辭不入朝。泰乃召諸軍還。以思政都督河南諸軍事。景遂決意降梁。鴦仁遂入懸勢。高澄以書諭景使還許。以為豫州刺史。而還其妻子。景不聽。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督諸將侵東魏。

大舉伐東魏。欲以鄴陽王範為元帥。朱弁曰。鄴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會理庸懦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朱弁。追還代之。東魏大將軍澄還晉

陽。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勃海王高澄將歸

晉陽。以其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鄴。遂歸發喪。東魏主贈歡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以澄為大丞相。督中外錄尚書事。澄辭丞相。許之。澄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而潛鑿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羣匠。及齊亡。一匠之子東魏大將軍澄入鄴。幽其主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於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

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爲有孝

文風烈高澄深忌之始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魏主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魏主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及澄當國倨傲頓甚使崔季舒察魏主動靜澄嘗侍飲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誅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器等謀誅澄於官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之以告澄澄勒兵入官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主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遷晉陽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梁主有布衣之舊

梁主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梁主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梁主曰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梁主崇信佛法塔寺奢費梁主大怒欲斬之朱弁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以爲侍讀及敗下辨曰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邪

九月梁堰泗水以攻東魏之彭城冬十一月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淵明

梁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景椅角堰成東魏徐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冰攻之不從諸將與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而已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後以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

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造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衆十萬據素駝峴。羊侃勸備。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一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數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初。高澄以杜弼爲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至是。使弼作檄。移梁朝。略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三事。邑啓萬家。而難拔不拔之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爵。誨之以懷藏。使其勢得容。時堪乘便。終恐僞。豈

不掉。狼戾難馴。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方。廢立失所。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敷戒業。躁競盈膏。診治清淨。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明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畧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胡氏曰。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既在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若能虛心平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脩明軍紀。選授將帥。固江淮之險。以堅守。則雖侯景前驅。高澄繼志。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不然。何其也。十二月。梁立元貞爲咸陽王。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善。見於

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庸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以太子舍人元貞為成陽王，資以兵力。使還主魏，貞度江即位，儀衛以衆與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侯景敗東魏兵於渦陽。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也。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骨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擔恃顯而捨之，光走入燕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段詵潛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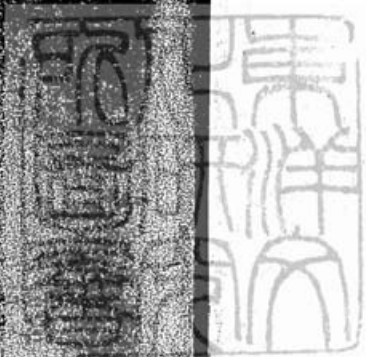
魏以鄭穆為京兆尹

川父

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魏以鄭穆為京兆尹。經亂，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安集，數年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最。宇文泰擢為京兆尹。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二





五

